

按此殘紙爲押官楊思禮赴于闐鎮軍庫文書，惜多殘破，僅存兩行，然亦足夠珍貴。第一行首「磧」字旁，有一「V」，爲倒字記號，則「磧」上當有一字，仍著向下記號。然磧上何字？我以為是「西」字，蓋指磧西行軍，且亦因沿磧西節度使而得名。唐六典兵部云：「其西曰磧西節度使。其統有安西、疏勒、于闐、焉耆爲四鎮經略使……」（卷五，八頁）。又據唐會要：「安西四鎮節度使……開元十二年以後，或稱磧西節度使，或稱四鎮節度使。至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鎮節度使，遂爲定額」（卷七十八，頁十三）。按通鑑稱：「開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，爲有磧西節度使之始。以後趙頤貞、蓋嘉運均領斯職。開元二十七年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斯可汗吐火仙，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嘗與拔汗那王阿羌爛達干，潛引兵入怛邏斯城，擒黑姓可汗爾微，威鎮西陲」（資治通鑑卷二一四，頁二一、二二）。由此知開元二十七年安西都護仍兼磧西節度使之號。此紙「磧」上如爲「西」字，則磧西行軍押官必指開元間安西都護與突騎施相攻戰時之行軍押官。唐制一軍分若干隊，每隊有押官一人；隊頭一人，副二人；旗頭一人，副二人；火長五人（通典卷一四八，頁六）。而楊思禮即磧西行軍中之押官派往于闐鎮軍庫取械，並已辦訖呈報之文書，觀下文「于闐鎮軍庫訖被問依」之語可證。是此紙當爲唐開元時所寫。其次，此紙「闐」上缺字，按闐上當爲「于」字。于闐鎮爲安西四鎮之一。新唐書地理志云：「咸亨元年，吐番陷安西，因罷四鎮。長壽二年復置」（卷三三下）。按四鎮即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，初設都督府。龜茲爲龜茲都督府，于闐爲毗沙都督府，焉耆爲焉耆都督府（後移置碎葉），疏勒爲疏勒都督府，統屬於安西都護，並以唐兵三萬戍之（通鑑天寶元年作二萬四千）。開元中復置磧西節度使，統攝四鎮。所以南備吐番，北防突騎施。每鎮設有鎮守使一人，戍卒若干人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略云：「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疏勒，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，此亦漢軍馬守促。又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，即是安西大都護府，漢國兵馬大多集處。又安西南去于闐國二千里，亦是漢軍馬領押。又從安西東行至焉耆國（即焉耆國），是漢軍兵馬領押」（敦煌石室遺書第一冊）。按慧超往五天竺國，返過四鎮，爲開元十五年，據稱：「於時節度大使趙君」（同上書引），蓋指趙頤貞。稱四鎮均有漢軍馬領押，可證四鎮均有戍兵。又貞元四年悟空由天竺返唐過四鎮，時疏勒鎮守使魯陽、于闐鎮守使鄭據、安西四鎮節度使郭昕、焉耆鎮守使楊日祐（見圓照新譯十地等經記十力經序）。據此是唐代四鎮制度，自開元至貞元其制不變。此紙稱于闐鎮軍庫，必爲于闐鎮儲藏軍械之所。不過于闐鎮遺址尙未發現。

圖5 楊□亨課程錢殘紙，出庫木土拉佛洞中。長一八，寬三四厘米。現存下半段。漢文字兩行，蒙文字三行。第一行爲漢文「……十年二月吏楊□（道）亨廷」；第二行爲新蒙文；第三行爲漢文「……分課程（錢）」；四行、五行仍爲新蒙文，皆用活字排印。新蒙文爲元至元六年八思巴依據藏文字母製成，除錢幣及文書應用外，民間並不通行。此紙與古維文土爾迷失的斤賣